

文章编号:1000-8934(2001)06-0018-06

意义何以可能? ——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读解

陈亚军

(厦门大学 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普特南的意义理论是对传统语义学的反叛,它否定了将意义看作可由心灵把握的固定对象并以其决定指称的做法,主张指称决定意义;与此相关,他提出了语言劳动分工、因果指称理论、科学本质主义等一系列主张,在英美哲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本文阐释了普特南这一重要学说的理论内涵并分析了它的得失。

关键词:意义;语言劳动分工指称;因果指称理论;定型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1 意义不在头脑之中

普特南的新语义学诞生于对传统语义学的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传统意义理论虽有表现形式的五花八门,但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即认为:语词的意义不外是语词使用者关于这个语词所具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存在于该语词使用者的内心世界中,或者为他(她)的内心世界所把握;它决定了语词的外延(指称)。

将这一传统思路表述最清楚的是洛克,在谈到语词意义时,洛克说道:

“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字眼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底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1]

洛克的观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受到以弗雷格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们的强烈否定。他们反对近代哲学家们所共同表露出的心理主义倾向,强调语言的独立地位。在他们看来,意义应该具有公共性质,应该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可以客观地谈论语词的意义,这和他们个

人的心理意象(观念)没有关系。因为“意象往往充满了情感;它的各个部分变化不定,即使对于一个人来说,同一种涵义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同一意象”^[2]。弗雷格不再把意义、概念当作心理对象,而是站在类似柏拉图的立场上,把它们当作客观存在的抽象实体。然而和洛克一样,他认为,把握这些抽象实体仍然要通过个体的心理行为。所以,普特南指出,不论是弗雷格还是其追随者卡尔纳普等人,“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坚信,理解一个词(即知道它的内涵)也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3]。换句话说,虽然弗雷格等人严厉而有效地批驳了传统的心理主义意义观,但在要害处并没有和心理主义拉开距离。个体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瓦解,它仍然是意义的聚集地,只是现在的意义不再等同于心理意象而成了一种超个人心理的抽象实体而已。可说到底,对于它的把握仍然是和个体的心理状态分不开的。

直到60年代中期之前,普特南并未就上述主张提出置疑。他同样认为句法规则加语义规则决定了语词的意义;虽然这些规则并不是某个人的创造,甚至也常常不被人们所意识,但每个说话者的头脑中必定藏有这些规则,它们决定了说话者对于语言的使用,在此意义上说,这个说话者的头脑中有一套固定的意义标准^[4]。只是从1965年转入哈佛大学开始,

收稿日期:2001-01-02

作者简介:陈亚军(1960-),男,江苏响水人,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哲学。

在奎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普特南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将意义看作存在于心灵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或规则,不再用它去说明并固定指称。用他自己的话说:“意义并不存在于大脑之中”。

普特南用两个虚拟的事例对此做了论证。设想1750年之前,近代化学尚未问世,除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和地球几乎完全相同的孪生地球。只是那孪生地球上的液体虽然和地球上的水看上去一模一样,用起来也一模一样,但其分子结构却不是 H_2O 而是XYZ。当时不论在地球还是孪生地球上,都无人知晓这一点,很难说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对于两种液体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差异,但他们所说的“水”,一个是指 H_2O ,另一个却是指XYZ,意义显然不同。这表明,是客观环境而不是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意义。

再设想另一个例子:你和我一样,不能辨认榆树和山毛榉;但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榆树”指的是榆树,“山毛榉”指的是山毛榉。这种差别是如何造成的?肯定不是由我们对“榆树”和“山毛榉”的理解造成的。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榆树的概念与对于山毛榉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说到“榆树”和“山毛榉”时,我们的心理状态可能完全一样。因此,在确定什么是榆树,什么是山毛榉时,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无能为力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助于专家,求助于社会集体的其他成员。这表明,是社会的分工合作,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决定了语词的意义^[5]。

由于语义的解释不再依赖于个人的内在心理状态,而是取决于外在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分工合作,故普特南又把自己的新语义学理论称作“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

2 语义外在论:他人与环境

语义外在论将人们探究意义的思路由内在心理状态转向外在环境和社会,将指称在确定语词意义过程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它亟待回答的问题是:环境和社会是如何确定指称从而决定了语词意义的?作为答案,普特南提出了著名的因果指称理论,以及“语言劳动分工”和“科学本质主义”等主张。

普特南指出,理解语词意义不只是获得关于语词的某种知识,而更是“与某些典型的情况……有一种恰当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种理论才被叫作意义的‘因果理论’”^[6]。

比如“电”,关于它的内涵的知识在此并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对于“电”的理解一定和某位权威性的专家对于它的最初描述联系在一起。普特南说,设想当年本·富兰克林在进行他的著名的实验时,我们就站在他的旁边。假如他告诉我们,“电”指的是一种物理量,它具有如此如此的性质等等,他就为我们做出了一种关于电的物理量值的近似正确的明确描述。现在我们自己就能使用“电”这个名词了。普特南把第一次通过上述方式获得使用“电”这个名词的能力这件事称作“引进事件”,他说:

“很显然,此后我对这个名词的每一次使用只要成了我在该引进事件中所获得的能力的例证,那么,这些使用就与这个引进事件因果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我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以至于忘记了我最初是何时学到它的,但用这个词来指称我过去用它所指称的那种量值的意图却把我现在的用法与过去那些用法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名词在我现在的词汇中的存在是由过去那些事件构成原因的产物——最终是以引进事件为原因引起的产物。”^[7]

人们可能会由不同的途径学会对于“电”的使用,这里的因果传递链条可以是十分复杂而漫长的,作为个人有时根本无法追究它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重要。社会、历史帮助我们和这一链条联系在一起;而“一旦‘电’这个名词被引进一个人的词汇中,……那么,‘电’的指称在这个人的个人语言中也就固定了,即使并不知道这个人已固定了它的指称”^[8]。专家对于某些语词的描述和使用是语言共同体其他成员接受某个语词指称的“引进事件”,然后经由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历史因果链而使这一语词的指称固定下来,语词的意义于是获得了一种社会性。

历史因果链的存在已经体现了语言社会劳动分工的特点。普特南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做了深入的阐释,并提出了语言劳动分工的普遍化假设。拿“黄金”一词作例子,对于那些与黄金打交道的人来说,知道“黄金”一词的所指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他不需要亲自掌握辨认黄金的方法,他可以依赖专家确定“黄金”的指称。他只要知道关于黄金的一些基本描述就够了,而关于什么是黄金的标准等问题,则是由专家讨论决定的。专家们关于黄金所精心确定的事实成了“黄金”这个词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而这些事实并不是理解这个词的语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熟知的。

普特南将这种语言劳动分工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认为:

“每一个语言共同体都表现出前面所描述的那种语言劳动分工;即共同体至少拥有某些语词,其相关‘标准’,在掌握这些语词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才知道,其他人对于他们的使用依赖于在他们和相关的那一部分人之间的有条理的合作。”^[9]

语言劳动分工表明语言的意义不是个人所能确定的,它尤其不是存在于个体说话者的头脑之中的。对于语词的理解和使用,预设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社会行为。

决定语词指称的不光是社会合作,而且还有客观环境,在环境和语词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必须以认识者与事物的直接作用为前提,给事物命名的那位专家关于事物的描述是依据事物所造成的某种效应而实现的。比如,当富兰克林用“电”指称某种事物时,他对电现象有一些大致正确的描述,如电是以电花和闪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等。普特南要指出的是:

“这种说明强调了因果描述,因为物理量值总是通过它们的效应而被发现的,所以,最初挑选出一种物理量值的自然方式是把它作为造成了某些效应的量值。当然,‘造成’、‘引起’这些词在字面上并不一定要出现在描述中。”^[10]

我们直接认识到的是各种效应,然后用一个词如“电”来命名那个产生了如此效应的物理量值,这个物理量值便是我们使用“电”以及对电作出描述的原因。尽管这种因果描述未必一定正确,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在所难免,但只要它和客观对象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能“大致正确”地和对象相应,它就是指称那个对象的,错误会逐渐得到修正。普特南的指称理论与他的真理符合论立场是明显一致的。

在说明环境如何确定指称时,普特南特别重视科学对于环境性质的解释,认为唯有科学才真正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从而揭示了指称的根据。前面所说的“水”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地球人的“水”指的是 H_2O ,而孪生地球人的“水”指的则是XYZ,指称实际不同,对象本身具有内在本质结构,语词的指称是由科学对于这种本质结构的正确认识固定下来的。

在普特南看来,自然种类名词以及各种人造事

物种类名词,都是相关于环境的,我们只能根据“当下背景”(local context)来理解它们,并说出它们的本质属性。就具体事物而言,这种由当下环境出发对于事物本质属性的规定,仿佛是一种先验的规定,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它包括了一个词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所指。在此意义上说,它就像克里普克所说的那样,是“僵固的”(rigid)。我们根据当下的环境把“水”规定为 H_2O ,这样“水是 H_2O ”便成了对于水的本质的规定,具有一种跨世界的必然性。“在一个任意的可能世界中,一实体X是水,当且仅当它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叫做‘水’的东西具有同一性关系(它被构造为跨世界关系)。”^[11]我们关于水的描述可以有变化,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对于水来说,这些被描述的性质是偶然的、可变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这些性质是不一样的;水和这些性质的关系不是“僵固的”,只有“ H_2O ”才是与“水”须臾不可分的。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不会说,水在地球上为 H_2O 而在孪生地球上为XYZ,而应该说,孪生地球上那看起来像水的东西其实不是水。

3 理解语词的四要素: 句法标志;语义标志;定型;外延

社会共同体和客观环境的共同作用确定了语词的指称,从而实际参与了确定语词的意义。但对于语言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可能并不为其所知晓。作为语言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只能并且必须对语词具有某些基本的知识,知道一些应该知道的标准,了解一些应该了解的描述,以便公共地理解语词。这是对个体如何加入语言共同体的分析,它所涉及的是心理语言学的问题。

普特南所说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句法标志,语义标志,定型(stereotypes)和外延(指称)。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关于语词意义的“规范形式的描述”。一个人只有在了解了这个规范形式的描述(主要是它的前三项,后一项可以请教专家)之后,才能说他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而语言共同体如果要接纳某个成员,也必须首先教会他(她)懂得这个描述,起码必须懂得这个描述的前三项。

由于“定型”在个人理解语词意义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普特南对此格外看重。所谓“定型”,指的是关于某一事物特征的标准的描述,这种

标准是我们能否将某个事物当作某类事物的正常成员的必要条件。只有掌握了“老虎”的“定型”——食肉动物、有花纹、像大猫、凶猛——,我们才能知道,某个动物是否可称作“老虎”。

知道定型是语言共同体成员使用语词的最低要求,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但是,对于语言共同体来说,定型关于事物基本特征的描述并不分析地为真,不是不可修改的。它是一种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可以修正的规范。它所规定的正常成员的标准是可能变动的。按照传统观点,自然种类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关于自然种类语词的定义,而自然种类语词的定义则是一组性质的合取。拿“柠檬”来说,它的意义可以通过详细说明一些性质的合取给出,如:色黄、味酸、皮皱等。这些性质对于柠檬来说分析地为真,是不可改变的;它规定了柠檬和非柠檬的严格界限。普特南反对这种主张。他的理由是,如此一来,我们将无法对待自然种类中的不正常成员。一个绿色的柠檬(在黄色为“正常描述”的情况下)仍不失为柠檬,一个不食肉的老虎仍然是老虎。如果按照定义的方式看问题,它们将不再是“柠檬”、“老虎”,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可以给定型下操作定义,这是一种基于当下经验概括的对于理想化状况的描述,它只具有约定的方便的性质,不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定型”的“理论说明”即分析的说明^[12]。

普特南在1970年发表“语义学是可能的吗?”一文时,还主张自然种类语词和“定型”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于后者的改变会影响前者意义的变化,但到1975年发表“‘意义’的意义”一文时,他又对“定型”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从中区分出“语义标志”,认为定型的改变并不一定影响语词的意义,只有语义标志的改变才可能导致语词意义的改变。那么,什么是“语义标志”呢?按照普特南的说法,在关于事物特征的诸多描述中,除定型之外,还有一种更加稳定的、接近于不可修正的描述,他称之为关于“语义标志”的描述;要注意把事物的作为“语义标志”的特征和作为一般属性的特征区别开来,因为在确定语词的意义方面,两者的地位不同。比如,我们可以说,老虎包含了以下特征:“一种动物”、“像大猫”、“有黑黄相间的条纹”、“十分凶猛”等。在这些特征中,“动物”显然不同于其他特征,它具有“中心地位”(centrality)和“不可修正性”(unrevisability),它是“老虎”这个自然种类语词的语义标志;作为“语义标志”

的描述词不仅具有更加牢固的“中心地位”,而且它也参与了对于事物的分类,构成了我们广泛使用的分类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普特南认为,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范畴指示词”。

和“语义标志”相并列的,还有“句法标志”,它是语言学家关于语词性质的说明,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这是人们使用语言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知识,它和语义的讨论关系不大,故普特南未予追究。

至此,普特南较为完整地阐明了自己的意义理论,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对语词意义的实然的分析。普特南在此颠覆了传统的意义理论,指出不是意义决定指称,而是指称决定意义,指称本身则是由(历史的加环境的)因果关系决定的。二是对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语词从而使用语词的分析,它要求我们必须对语词的定型、语义标志和句法标志具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知道定型、语义标志只是理解语词意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关于定型、语义标志等方面的知识,还不足以让我们能够区分“榆树”和“山毛榉”,这时我们就要求助于专家,以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即确定事物的外延(指称)。只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才真正解释了自然种类的语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我们在生活中不必知道语词的外延到底是什么(专家知道),但它对我们的语词的意义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4 评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

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甚至认为:“孪生地球和‘意义的意义’(首次提出孪生地球并使之出名的那篇文章)也许构成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单个哲学事件”,“(它)永远改变了哲学的面貌”^[13]。如此热烈的反响是普特南自己始料所不及的^[14]。

人们有理由对普特南的理论做出见仁见智的回应,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各有各的理论背景,而且也因为普特南的语义学确实也给人们留下了各种解说的空间。在笔者看来,首先应该肯定,与传统语义学相比,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有下列两大优点:

第一,它厘清了近代哲学的失足之处,为克服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工具。近

代哲学将心灵看作观念的处所,将观念和心里影像混为一谈,于是认识成了心理学的问题,由此导致了贝克莱的结论:谈论心理影像之外或之上的观念,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自相矛盾的。弗雷格等人虽然对心理主义做了很有力的批驳,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他并没有真正彻底摆脱心理主义的阴影。应该说,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普特南的观点,心理状态根本无从说明观念的意义,意义根本不存在于心灵之中,它是社会和环境的产物;近代哲学所谈论的局限于心灵内部的所谓心理表象,不仅不能解释观念的意义,而且其自身也是无意义的,不能谈论的。普特南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找到了一种新的反驳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试图从根本上摧毁贝克莱哲学的基础。

第二,正像普特南自己指出的,新语义学理论还解决了传统描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困难。按照描述理论,自然种类语词的意义是一些描述的合取,对于该语词来说,它是“分析的”,是它决定了该语词的指称,即决定了某个事物是否属于该语词所指的类。但问题在于,任何自然种类事物都会有不正常成员存在,描述理论不能解释这些成员的所属,这便构成了它致命的理论缺陷。只有放弃传统的描述理论,走语义外在论的道路,才能避免这一缺陷,因为按照语义外在论的观点,意义不是固定的对象,它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将事物一劳永逸地归整为类;而且事物的属性有表面和本质之分,前者是偶然的、可变的,只有后者才是必然的、不变的。这样,普特南就在一定的限度内解决了描述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难题。笔者以为,尽管他的解决方式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比起传统的描述理论来,他所选择的方向是更加有说服力的。

然而,同样应该指出的是,普特南的理论也还有着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普特南关于孪生地球例子的分析与人们的日常直观并不相符。事实上,可以设想,即使在发现孪生地球上水的化学结构和地球上水的化学结构不同后,我们也仍然可以把孪生地球上的液体称作“水”。普特南的解释其实是种先验的规定,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也不应该这样)使用“水”这个词的。

其次,普特南从“语言劳动分工”所推出的有关指称的结论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承认“语言

劳动分工”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普特南关于指称的观点。普特南关于指称的观点和维特根斯坦关于指称的观点是相互龃龉的(因为和维特根斯坦的主张不同,普特南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关于黄金的专家,则他所说的“黄金”一词的意义就不是由他对于这个词的使用决定的),当然更与心理主义的指称观相对立。然而不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心理主义,都可以接受语言劳动分工的假设。所以,语言劳动分工并不特别支持普特南的论证。

最后,普特南理论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适用于一些自然种类的语词,我们对于这类语词的理解确实是与当下环境分不开的。但是它并不适用于类似“桌子”、“铅笔”这类的人造物语词。因为这类语词不取决于当下的环境,它们是一些“规范种类语词”,没有所谓的内在本质来固定语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要确定这类语词的指称,我们只能借一些可观察的属性。所以,对于人造物语词来说,传统的描述理论似乎反而更加适用。

普特南是位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新语义学之“新”只是相对于传统语义学而言的。就在西方学术界还在为他的语义学理论争论不休时,他自己已经悄然告别了过去,转向了更新的哲学视野。语义学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只是他的实在论理论的副产品,并且在内容方面也有了很大的修正。但这已经是超出本文的话题了。

主要参考文献

- [1] 洛克. 人类理解论(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385 - 386.
- [2] 弗雷格. 论涵义和指称[A].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M].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5.
- [3] [5] [9] [11] [12] H. Putnam: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2) :[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5 (2) : 218, 223 - 227, 228, 232, 250.
- [4] H. Putnam: "How not to talk about meaning"[J]. 同[3].
- [6] [7] [8] [9] [10] 普特南. 说明与指称[A].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M].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341, 342, 344 - 345, 344.

关于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拙文“论普特南科学实在论立场的转变”,《哲学研究》[J]. 2000年第2期。

[13] A Pessin & S Goldberg. Preface [A].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M], ed. by Andrew Pessin and Sanford Goldberg, M E Sharpe Inc. New York, 1996. xi.

[14] H Putnam. A Half Century of Philosophy, Viewed From Within [J].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1997. 196.

How Is Meaning Possible : An Interpretation of Putnam 's New Semantics

CHEN Yar-jun

(Western Philosophy Branch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 Putnam 's semantics , against traditional one , denies the idea that meaning is a kind of fixed object ,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mind and determines reference , and suggests that reference determines meaning. Related to this , Putnam proposes a series of points such as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 , the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 and scientific essentialism , which have had a strong impact on Anglo - American philosophy and won a high reputation for him. This essay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Putnam 's theory of semantics and an analysis of its gain and lose.

Key words : meaning ; divison of linguistic labor ;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 ; stereotype

(本文责任编辑 刘新民)

(上接第 8 页)

(思想)一直到具体的实证研究,这种生化关系是很顺畅的;但是,从科学到哲学,或者说从具体的实证研究一直到纯哲学(思想),这种复返性的关系却极难实现。如果这种逆向的复返关系无关紧要的话,也就无所谓了。问题是,它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至少是与生化关系同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致力于对科学甚至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来探讨回归纯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首先必须从实证研究中那种仅仅是在程度上或范围上的扩展性思维进入根本不同的形而上学思维,必须熟悉对实证科学进行沉思所需要的特有的视野、探问样式、证明形式和概念工具。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必须回归

于古希腊早期思想或源始的存在之思,并从那里寻找形而上学的源头和根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对本源的遗忘。

“忘本”是极其危险的。

“返本”才能更好地“开新”。

参考文献

[1][8][9][10][11][12]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Volume 3 :The Will to Power as Knowledge and as Metaphysics)** [M]. San Francisco :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Inc. 1987. 43 ,41 ,42 ,44 ,44 ,43.

[2][3][4][5]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244 ,1244 ,874 ,1245.

[6][7]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5. 29 ,31.

Heidegger 's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LI Zhang-yi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Xinxiang 453002 , China)

Abstract : We must restate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eidegger 's reflection about this question may help us clarify some confused understanding , grasp the essence of science appropriately and determine the orientation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science ; philosophy ; foundation

(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